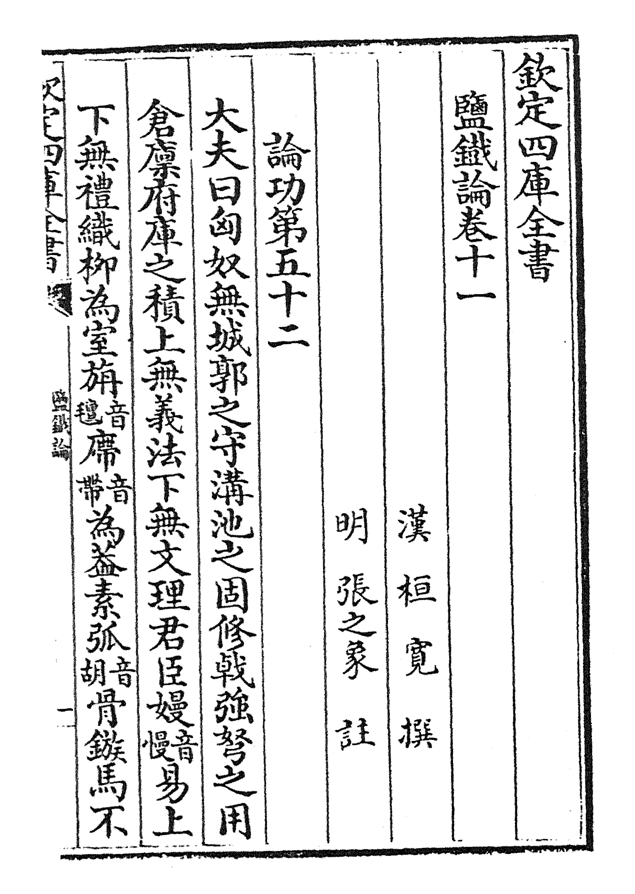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鹽鐵論卷十一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音氊廗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鍭馬不

粟食内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長也

夫音扶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

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

南夷與北戎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捄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又聯續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

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邊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

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

劉安曰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

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

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徳以貽仁聖之路純至徳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徳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徳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

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户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兹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挾泰山塡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篇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

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音潮）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席藉也資也因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草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

迹仁義附吴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吴王是也道應篇曰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吴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于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祺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非巡狩溺精靈于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惜之失其死矣凡伯囚執而使去聲不通春秋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

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晉取郊沛

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王師敗於茅戎

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

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狗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

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

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音掘強倨敖倔強梗戾貌

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

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音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馳義侯遺别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辛緩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

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去聲南面稱王提珩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

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音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川谷阻絶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音盈海圜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

焉禹貢亦著山川髙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故秦

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收胡而朝音潮萬國諸生守畦

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

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

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

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

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

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

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

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

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

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湮洪塞源決江

疏河瀝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

鄒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貞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營侮也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音盈海

列子曰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

不可斗斛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

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

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

通故由怨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獘所恃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蠃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瞿唶音惜而怪韶護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 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是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人無夭壽各以其好去聲惡音汚為命羿以功力不得其死知去聲伯以貪狠亡其身 論語解曰羿有窮之

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
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
所誅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
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
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
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
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
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
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曰彼其無故索地鄰國必
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
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
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
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
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
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貪貪故謂貪爲

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

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建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身

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許慎曰月盛則蠃蠬內減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

時螟音冥螣音特生此災異之應也覽冥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嬴蠬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咡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

渤海决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泰族訓曰精神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黄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晩邪

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祆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掌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噎）而不揚（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

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音汙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畧曰古

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

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水也水王

而生土王而死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音允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鵰搏鷙昆蟲蟄藏春夏生長音掌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音精蛚音列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音樞膢音婁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

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文

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音筍)不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腳)秋不蒐(音搜)獮(音癬)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汙)殺好(去聲)賞惡(音汙)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

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錣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理之榮而惡貪亂之恥矣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音逸)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扶)徼(音文)倖誅誠蹠(音質)蹻(音脚)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

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腐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

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泰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詩云宜犴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 五服謂斬

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

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

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音汙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

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泰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穽音阱也罻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

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

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敢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

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劒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而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

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真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

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音接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絶水主術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

御其臣下富國彊兵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妬）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音蹶）而禦䮫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泰族訓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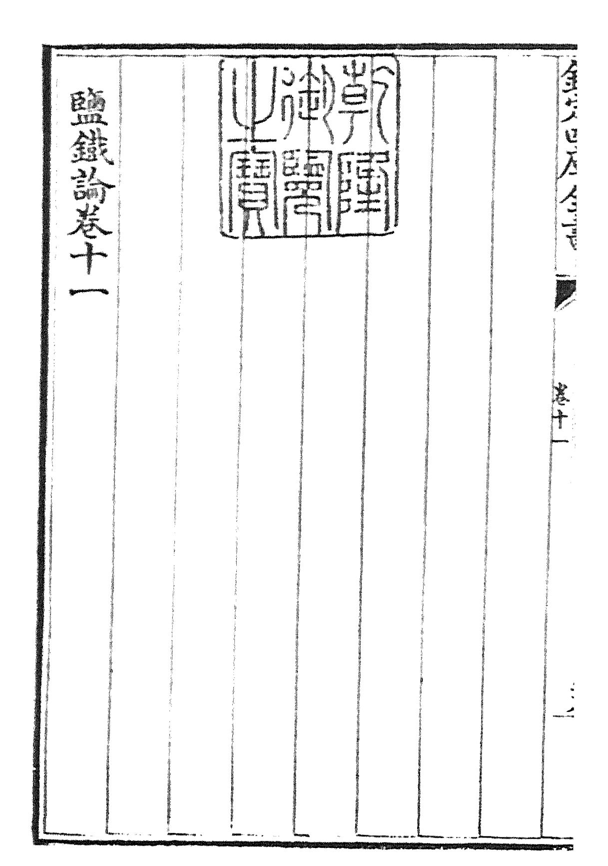
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愬愬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孰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孰舳音逐非其人則舩音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聲持舳音逐而破其舩音船秦使趙髙孰轡而覆其車越絶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

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内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来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暴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専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廹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盗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為相去聲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韓非傳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隆御覽之寶

鹽鐵論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鹽鐵論卷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金三緩

鹽鐵論卷十二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

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縻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

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范雎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

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

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要畧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彊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范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啟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

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蒳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顔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音瘥螫音式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

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决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音泛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壊沮稸音畜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

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来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来

文學曰河决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决乎其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

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甾豈特書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閒音閑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汙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汙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法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非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檃音隱栝音括輔檠之正弧音胡剌音郎達反也檃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剌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司冦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為孔曽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

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音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音零圄音語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

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音佞）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

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術訓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姧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絶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内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

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内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音亟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閽弑吴子餘祭公羊傳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

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娟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音抽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大

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去聲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音扶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

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泰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爲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音衣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

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

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晉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惡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

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音涯之峭音俏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疊悚慄者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

故未嘗灼音勺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産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

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音旱虜篤作督責急也秦紀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

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音庖)烙(音洛)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縁馬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　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司馬貞曰收録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音俏)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懼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

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間訓曰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詘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刼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世見殺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

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惡音烏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旱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掌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

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悲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開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詒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辭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泰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

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扶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凝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

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屨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

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于野主術訓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晳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踵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音洛其業樂音洛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古音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

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廸

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音瘡）於箠（推上聲）吻（音刎）傷於衢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

（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芉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曰此弑其君其）

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内騷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

内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音疲馬不畏鞭箠推上聲罷音疲民不畏刑法雖曽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夫音扶鑠金在鑪莊蹻音脚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掇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音脚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音問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魯季

氏與郈氏鬬雞郈氏芥其雞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而寔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氾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黄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

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

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聲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来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絶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淩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音洩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

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拑首不勝音升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

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攖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

為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䀨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音紫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罪甫刑制獄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翟譜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汙）以導其民刑罪未有

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義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樞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

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悽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

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音扶治民者若大匠之斵音卓斧斤而行之中去聲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埶治者因法氾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

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獘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

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氾論曰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

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槖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於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　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音質蹻音脚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聲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

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泰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

蕃策繁用者非
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音隱）括（音括）斧斤欲撓（音鐃）曲直枉也

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賓之實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

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

待自曲之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往者應古本作杜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作穀漢紀又作勃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徐穀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

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郡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音衣欲以短鍼音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蹠音質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盜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音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

無由生是以砭音邊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

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無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動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閒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聲去者孔子也治魯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見逐於齊

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

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

不用於衛

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遇圍於匡

詩傳曰孔子行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困於陳蔡

南華

經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夫音扶知時不用猶說強音繈也知困

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禄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

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

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强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壊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音模母飾姿而矜夸通作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説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黄帝黄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工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吴吴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覰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别名也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

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音吸舉舌而

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

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

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

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歳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

豪俊並進四方輻輳（顔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會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誾音銀）焉侃侃焉（顏師古曰誾誾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悦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説（音悦）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

利長(長音掌)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火索](音索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繚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鐃曲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辟便僻也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烏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頗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

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顔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無咎無譽顔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顔師古曰言

彼人哉彼人哉無足稱也

若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意茍合以說音悦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

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顔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筭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桓寬此論托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乾隆御覽之寶

鹽鐵論卷十二